

◎ 周有斌 著

现代汉语助动词研



现代汉语助动词研究

周有斌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助动词研究/周有斌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81110-876-7

I. ①现… II. ①周… III. ①汉语—助动词—研究—现代 IV. ①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5332 号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2005 年度专项任务项目
‘现代汉语助动词研究’(项目批准号:05JD740045)成果”

现代汉语助动词研究

周有斌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mm×210mm
印 张: 7.5
字 数: 17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3.00 元
ISBN 978-7-81110-876-7

责任编辑: 马晓波

装帧设计: 孟献辉

责任印制: 陈 如 韩 琳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5106311

目次

[1] 第1章 引言

- [1] 1.1 助动词研究概述
- [14] 1.2 汉语词类划分标准及现代汉语助动词的确定
- [24] 1.3 研究意义
- [26] 1.4 本书的研究方法
- [27] 1.5 本书的内容安排
- [27] 1.6 本书的语料来源

[29] 第2章 可能类助动词“可能”、“能₁”、“会₁”、“要₁”的研究

- [32] 2.1 “很可能”、“能₁”、“会₁”、“要₁”的“概率情态”的高低
- [37] 2.2 “会₁”、“能₁”、“要₁”、“可能”的“概率情态”的特征及其高低
- [47] 2.3 “能₁”、“会₁”、“要₁”在“概率情态”方面的差异

[54] 第3章 意愿类助动词“情愿”、“愿意”、“愿”的研究

- [55] 3.1 “情愿”、“愿意”、“愿”语义上的共性特征及差别
- [68] 3.2 “情愿”、“愿意”、“愿”分布上的差异及其原因
- [87] 3.3 “愿”、“情愿”、“愿意”的历时考察

- [104] 第4章 必要类助动词“应”、“该”、“应该”、“应当”、“必须”、“要₂”、“得”的研究
- [107] 4.1 “应”、“该”、“应该”、“应当”、“必须”、“要₂”、“得”语义上的共性特征及差别
- [117] 4.2 “应”、“该”、“应该”、“应当”、“必须”、“要₂”、“得”分布上的差异及其原因
- [136] 4.3 “要”的助动词用法的由来
- [147] 第5章 能力类助动词“能₂”、“会₂”、“能够”、“可”、“可以”的研究
- [150] 5.1 “能₂”、“能够”、“会₂”、“可”、“可以”语义上的共性特征与差异
- [161] 5.2 “能₂”、“能够”、“会₂”、“可”、“可以”分布上的差异及其原因
- [173] 第6章 助动词的连用研究
- [179] 6.1 直接连用
- [207] 6.2 间隔连用
- [226] 第7章 结语
- [228] 参考文献
- [231] 后 记

第 1 章

引 言

1.1 助动词研究概述

助动词是动词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下位类型。自《马氏文通》始,学者们就对它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取得了不少成果。据我们初步统计,至今已发表这一方面的论文有 150 多篇,专著 2 部(刘利《先秦汉语助动词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出版;鲁晓琨《现代汉语基本助动词语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出版),另外,每部通论性的现代汉语语法著作都涉猎到助动词。助动词研究史上先后出现过两次高潮:一次是上个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另一次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今。其间产生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文章,如:刘坚先生的《论助动词》(《中国语文》1960 年第 1 期)、姚振武先生的《〈晏子春秋〉的助动词系统》(《中国语文》2003 年第 1 期)、孙德金先生的《汉语助动词的范围》(胡名扬先生主编的《词类问题考察》,北京语言

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6 年出版)等。本章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对前哲与时贤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目的是为助动词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1.1.1 助动词名称

“名不正则言不顺”。自《马氏文通》始,学者们就对助动词的名称展开了讨论。不过这种讨论均散见于通论性的语法著作及教材当中,没有单篇论文。先后出现的名称有:

(1)助动字(词)。这是最早也是使用时间最长而且至今仍然在用的一个名称。《马氏文通》中用“字”表“词”,书中自然用“助动字”来称呼这一类词。在马建忠看来“助动字”之所以被称作“助动字”是“以其常助动字为功也”。^① 1907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章士钊《中等国文典》改“字”为“词”,“助动字”在该书中就变成了“助动词”。《新著国语文法》、《中国现代语法》、《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语法讲义》等语法著作都采用了这一名称。同样是助动词,解放前与解放后所指并不相同。解放前出版的语法著作认为助动词就是指“帮助动词的词”,如《新著国语文法》就把助动词分为两种:一种是用在动词前的,称作“前附”,如“可以”、“能够”、“愿意”等。一种是用在动词后的,如“着”、“得”等。再如《中国现代语法》把“把”、“被”两个常见的介词看做助动词。看来《新著国语文法》、《中国现代语法》的助动词内涵是秉承了《马氏文通》的观点。自然采用这种观点离析出来的助动词数量比较多,因为它不仅包括现在我们所说的助动词,还包括介词、动态助词等。这是从意义上对助动词所做的一种分法。

① 马建忠:《马氏文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第 177 页。

解放后出版的语法著作认为助动词就是“辅助性的动词”。如《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语法讲义》。吕叔湘先生对此曾做过精辟的评价：“助动词这个名称是从英语语法引进来的，原文的意思是‘辅助性的动词’。很多人以为是‘辅助动词的词’，那是误会。”^①解放前出版的语法专著，如《新著国语文法》、《中国现代语法》对助动词的理解可以看做这种“误会”的代表，如果把助动词理解为“辅助动词的词”，那么助动词只能归为副词，在句中充当状语。

(2)衡词。这是陈望道先生在《文法简论》中使用过的一个名称。它是个与众不同的称呼，为此作者在书中作了特别说明：“衡词之名是我们拟定的，用以称一般所谓助动词（有的称能愿动词）；一般所谓助动词都是衡量或评议事理的趋势的，所以称为‘衡词’，‘衡’为评衡的意思。”^②附和这种说法的人很少，只有高名凯先生一人。

(3)能词。这是高名凯先生在《汉语语法论》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助动词”这个名称不适用于汉语，因为汉语中的助动词与西洋语法中的助动词有很大的差别：汉语中这一类词的作用是帮助动词表现动作属于哪一种“能”，而西洋语言中的助动词却并非完全如此。高名凯先生从词汇意义角度把这一类词命名为“能词”。

(4)能愿动词。最早使用这一名称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问世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84年颁布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沿用了这一名称。李人鉴先生认为，这一名称大

① 吕叔湘：《吕叔湘文集第2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第511页。

② 陈望道：《文法简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第71页。

致来源于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中的“能愿式”，吕叔湘先生却认为助动词又叫“能愿动词”是由于“助动词里边有一部分是表示可能与必要的，有一部分是表愿望之类的意思的……。”^①这是提取助动词中两个代表性的小类：表可能、表意愿中的关键字来作为这一类词的名称。这个说法目前在现代汉语语法学界中也比较盛行。

经过 100 多年的发展，这四个名称中只有“助动词”、“能愿动词”仍在使用，“能词”、“衡词”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助动词”、“能愿动词”是从不同角度对该类词的命名。“助动词”是从功能的角度对它所作的命名，而“能愿动词”是根据这一类词的语义特点对它所作的命名（助动词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小类词是“可能”类、“意愿”类），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该类词作了命名。比较而言，助动词这种说法更为通行，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当代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者在谈到这一类词时，多数用“助动词”来指称该类词。原因就在于这种说法既体现了其功能——辅助动词的动词，又准确交代了其位置——只能出现在主要动词之前。

1.1.2 助动词的词性

词性是上个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学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助动词既有动词的语义特征又有副词的语法功能（在句中只能用在动词前），其词性到底是动词性的还是副词性抑或其他？不同时期的学者做出了不同的回答。早期学者把助动词看做动词中的一个小类；上个世纪 40 年代初有的学

① 吕叔湘：《吕叔湘文集第 2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第 511 页。

者提出了异议,认为助动词应归入副词;解放后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渐趋统一,普遍认为助动词应为动词的一个下位类型。具体情况如下:

(1)动词说。这是主流派的看法。《马氏文通》未正面谈论助动词的词性,但作者把它放在“动词”这一卷来说,并将其与“同动字”并列,可见在马建忠看来助动词就是动词中的一个小类,是动词。在马建忠看来,助动词的用法相当于典型动词,但其意义又与典型动词有很大差别,最多只能相当于同动词。黎锦熙先生认为助动词是动词。他在《新著国语文法》里把动词分为“外动词、内动词、同动词、助动词”四类。在黎锦熙先生看来,助动词应是动词中动作性最弱的一个。赵元任先生的《中国话的文法》也把助动词看做动词。解放后出版的著作一般认为助动词就是动词。吕叔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也说“‘能’‘会’‘敢’‘肯’这些都是地道动词”。丁声树等著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明确提出助动词就是一种动词。《语法讲义》认为助动词属于只能带动词宾语的动词。通行的现代汉语教材,如胡裕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年出版),邢福义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6 年出版),黄伯荣、廖序东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出版)均把助动词看做动词。

(2)副词说。解放前有的学者认为助动词应归入副词,主要代表是王力、吕叔湘两位先生。王力的《中国语法理论》认为“助动词”附属于动词,但王先生所说的“助动词”是指“词之帮助动词,以形成其态式时的变化者”,如“把”、“被”等,至于人们常说的助动词如“能”、“会”、“当”、“该”等则被归入副词。吕叔湘先生认为:“凡是意义不及名词、动词、形容词那样实在的,我们一

概称之为辅助词”，“辅助词可以帮助实义词来表达我们的意思”。^① 辅助词包括限制词(副词)、指代词、关系词、语气词等。由此可以看出，在吕叔湘先生看来助动词是辅助词中限制词(副词)里一个小类。

1.1.3 “助动词+动词”的性质

“助动词+动词”的性质是语言学界尤其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90年代初)的研究热点之一。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是汉语语法学界当时盛行的理论是传统语法与结构主义语法，而无论是传统语法还是结构主义语法，都强调对短语性质的分析，特别是在朱德熙先生提出“词组本位”后，汉语语法学界掀起了词组研究热，而“助动词+动词”是个常见的短语；二是学者们对助动词词性的争议刺激了其研究兴趣，使得“助动词+动词”的性质成了学者们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对这一结构的看法大致有：

一是状中说。这一种说法影响比较大，不少学者持这种观点。词组性质的确定关键在于构成成分的词性及其语义，而“助动词+动词”的性质核心在于人们对助动词词性的认识。当时人们对助动词词性的认识主要有二：其一是副词。既然助动词是副词，那么“助动词+动词”就应为状中结构，《中国现代语法》、《中国文法要略》持这种观点；其二是辅助性的动词。所谓“辅助性的动词”是指“助动词是动词，但这种动词也是‘帮助动词的词’，也就是辅助主要动词的动词”。既然是辅助性的动词，当它与其他动词组合时，应该处于一种非中心的地位，自然“助

^① 王力：《王力文集第1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第26页。

动词+动词”就应理解为状中结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认为“一般把动词、形容词前面的能愿动词分析为状语”。^①

二是述宾说。持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朱德熙先生。朱德熙先生在《句法结构》(《中国语文》1962年8—9月号)一文里通过比较代表性助动词推导式与典型及物动词推导式,得出“助动词+动词”应是述宾结构的结论。李庚钧先生认为把“助动词+动词”分析成述宾结构有个明显的优点,那就是:它可以层层划分一个能愿动词带几个动宾词组这一类复杂结构,帮助人们正确了解句子的结构和意义。^②

三是合成谓语句说。这一说法最初由“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提出。该系统是个综合系统,它博采众家之长,传授对象是对汉语语法知识知之甚少中学生,目的是减少混乱,方便教学,而知名学者在助动词词性认识上的多元化,自然对“助动词+动词”结构的分析就有多种说法,使得教与学两方面都很难取舍。为此,“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对“助动词+动词”结构的分析采用了此种处理办法。这种处理办法固然规避了矛盾,但没有揭示出该结构内部关系,因而招来了批评。

四是双谓说。吕叔湘先生认为“是”字句中的“是”可以看做“‘前谓语’,意思是:它是谓语的一部分,但不是谓语的主要部分……”^③,这样一来“是”字句就成了双谓语句。受这种思想的启发,李临定先生认为“助动词+动词”也是一种双谓句型,即:

① 吕叔湘:《吕叔湘文集第1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② 倪祥和、裘荣棠:《新语法体系详解》,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4,第117页。

③ 吕叔湘:《吕叔湘文集第2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第545页。

句中的前动是谓语性的,后动也是谓语性的。理由是“绝大部分前动(指助动词——笔者注)可以有‘X不X’式,可以有否定式。这是一般动词做谓语所具有的主要语法特征”。据此得出助动词在句中充当谓语。后动与前动不同,它不能位移。“当前动移位时,后动和前边的名_施直接组合在一起,形成一般的主谓结构;当前动没有移位(位于后动前边)时,后动也是谓语。……后动有相当的自由性,它的组合特点基本上也和动词短语充当谓语时的相当”。^①

五是述补结构。李人鉴先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助动词是动词,而非副词,这样状中说就很难成立。合成谓语说是“一种蒙混过去的不科学的说法,是不足取的”,进一步地看“如果能愿动词的后续成分不止一个动词词组,或者虽然只是一个动词词组,前面却带上了状语,或者这两种情形兼而有之,这就很难说明能愿动词是和什么词语构成能愿合成谓语这个整体的了”。动宾说概括面比较广,但无法解释这样一种现象:“他不愿意送礼,也没有钱送礼,自己的肚子还填不饱呢!”^②

上述五种说法中,第一、第二、第三种说法影响比较大,但其影响领域并不相同。第一种、第三种说法盛行于教学语法学界,前者盛行于大学,后者流行于中学语文教学界,理论语法学界多数采用第二种说法。究其原因第一种说法与人们的语感比较接近,而且助动词的名称似乎给人一种暗示,它与他类动词组合时,起着一种辅助性的作用,它又正好位于他类动词之前,析为

① 吕叔湘:《吕叔湘文集第2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第177—178页。

② 李人鉴:《关于所谓“助动词”》,《语文研究》,1983年第3期。

状中结构(偏正式)似乎是最自然、最合理的一种处理法。而第二种说法则是经过严密的推导以后得出来的,有较强的逻辑性,理论色彩较浓。第三种说法是为了规避矛盾。

1.1.4 典型助动词的研究

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认为,以前的语法研究过于强调体系,而轻视了对个别词语开展实体性的研究,致使语言教学中很多实际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在吕先生倡导之下,自上个世纪80年代始,现代汉语助动词的研究出现了新的气象——学者们不再仅仅关注助动词的宏观性质,又开始对单个典型助动词进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上个世纪这一方面代表性的论文是文炼的《“会”的兼类问题》(《汉语学习》1982年第6期)。这篇文章运用了语义特征、变换等理论对“会”兼类时在句中的表现做了深入的分析。同一时期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助动词“想”和“要”的区别》(张维耿,《语言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1期)、《“要”与“想”及其复合形式、连用现象》(蒋平,《语文研究》1983年第2期)、《说“必须”的词性》(卢甲文,《汉语学习》1984年第5期)。

本世纪典型助动词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期间助动词的研究所采用的语法理论与上个世纪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上个世纪助动词的分析主要是采用变换、语义特征、语义指向等理论,其所采用的主体理论为结构主义,侧重于描写;而本世纪的助动词研究更多的是采用认知等理论来分析语言事实,并尝试对某些语言现象做出解释,也就是说对助动词的研究不再满足于“知其然”,更多的是要“知其所以然”。如王伟先生的《情态动词“能”在交际过程中的义项呈现》(《中国语文》

2000年第3期)。该文首先归纳出“能”的义项,然后统计出“能”在“肯定—否定—疑问”用法上的规律性的不对称,在此基础上构拟出一个语义网络模式图来对上述现象进行解释。

1.1.5 汉英助动词的比较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及国力的增强,来华学习汉语的留学生越来越多,汉语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日趋扩大,由于汉语助动词的特殊功能,英语尽管有助动词,但其中的助动词与汉语的差别比较大,使得汉语助动词成为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一大障碍,这就使汉英助动词比较研究成为一种需要;而英语中助动词的客观存在又为汉英助动词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为解决这一问题,对外汉语学界不少学者对汉外助动词,主要是汉英助动词做了比较。代表性的文章有:王晓钧的《从留学生的语病看汉语助动词的特点和用法》(《语言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1期)、纪漪馨的《英语情态助动词与汉语能愿动词的比较》(《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3期)。这两篇文章都是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汉英助动词进行比较,但主要是从微观的角度描述了汉英助动词之间的对应与区别,所研究的是典型助动词,就现代汉语而言,只有“能”、“会”、“要”等少数几个。即使是对这几个典型的助动词,所作的研究也是泛泛的,如纪漪馨先生的《英语情态助动词与汉语能愿动词的比较》并未考虑作为助动词的“能”、“会”、“要”语义的多义性,以及不同义项所造成的这三个助动词的归属的多样性。这两篇文章有个明显特点就是重事实轻理论,理论的不足使得事实描写略显单薄。

1.1.6 助动词的封闭性考察

助动词研究一般以现代汉语学界为主,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古汉语学界也非常关注这一小类词,但古、今汉语学界助动词研究有很大差异。现代汉语学界对助动词的研究很少有封闭性考察,而古汉语学界对助动词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这一方面。助动词的封闭性考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就是指以某部经典文献为对象,对其中助动词使用情况进行全面考察分析;广义的助动词封闭性考察,除了包括狭义的之外,还包括对某个阶段助动词使用情况进行研究。前者以姚振武先生的《〈晏子春秋〉的助动词系统》(《中国语文》2003年第1期)为代表,后者以刘利先生的《先秦汉语助动词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为代表。

《〈晏子春秋〉的助动词系统》首先介绍《晏子春秋》的语料学价值——“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也可以说是一部最早的‘外传’、‘外史’”,全书绝大部分为对话,语言生动活泼,口语程度高,是语法研究的好语料,但迄今无人作过系统研究;然后确定划分助动词的标准,姚振武先生基本上采用了朱德熙等先生的观点,当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来确认助动词,如:认为助动词与副词的重要区别在于助动词或能与结构助词“所”结合成“所”字结构,或能单用。认为该书的助动词包括三大类型:表意愿、表能可、表事理,共11个;接着按大类依次对《晏子春秋》的助动词进行了分析,至于同一大类内部则按典型性的强弱进行考察,为了能更清楚地看出个性化的特点,作者还把词义相近的词编为一组并进行比较,每个助动词一般先统计出出现次数、基本意义等,再举例加以例证。

《先秦汉语助动词研究》首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属于自己的助动词划分标准,认为先秦有单音助动词 19 个、双音助动词 2 个,接着采用语义分布、句型比较以及替换、改写等现代语言学手段对《论语》等先秦代表性著作中的助动词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使得这一时期助动词的语法、语义功能得以清晰地揭示出来。正如赵振铎在该书“序”中所说:“详实的定量分析和具有理论深度的定性讨论构成了本书的鲜明特色。”^①

1.1.7 助动词的认知研究

随着认知语言学理论与功能主义在国内汉语学界传播的深入,人们开始用新的语法理论来重新审视助动词,希望在助动词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这一方面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某个典型助动词的认知解释;另一个是从认知角度来考察所有的助动词。由于助动词的数量多,功能多样,因此这一方面的研究以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为主。前者有《能的个案——现代汉语情态研究的认知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学系 1998 年硕士学位论文,作者王伟)、《助动词“能”和“会”的认知研究》(上海师范大学 2007 年博士学位论文,作者闵星雅)、《现代汉语情态“能”的否定研究》(复旦大学 2004 年博士学位论文,作者宋永圭)、《现代汉语情态研究》(复旦大学 2005 年博士学位论文,作者彭利贞)。

1.1.8 助动词来源的探究

这一类研究起步较晚,上个世纪 90 年代才出现这一方面的

^① 刘利:《先秦汉语助动词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 2 页。